

聽她的(her)故事(story)-港口阿美婦女口述歷史 調 查 研 究 報 告

一. 前言：

一份口述歷史，既可做為無文字民族的歷史研究，也可做為社群集體記憶的留存。因為是群體作業的結果，是訪談人與受訪人共同合作與記憶拔河的工作，所以更顯其獨特與珍貴。

自一九六〇年以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傳播媒體蓬勃發展的潮流衝擊下，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開始放棄以政治、菁英和男性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態度，而開始注意著重一種以小看大、以下看上的文化潮流走向，這樣的走向即使面臨所謂主流與正統潮派的很大的挑戰，仍無法可擋在現實上提供另類足以媲美所謂主流與正統歷史的豐富與多元樣貌，而為世人所關注與重視。而長久以來的弱勢族群與少數民族或是婦女團體，在歷史的文本資料顯現上原是非常的貧乏，也因口述歷史的興起，讓原本在文本上無從發揮的、無聲的、或被曲解的族群，透過訪談的過程將他們湮埋在記憶中的資料重新挖掘出來，並用自己的話語說出來。

港口部落，即使是偏處台灣島國東邊一隅的小部落，也在一九六三年冬季至一九六五年秋季的這段時間，經人類學者採田野訪談的研究方法，在有限的部落歷史文本上留下極有價值與分量的文字資料，並為後來想在類似領域進行研究調查的人，提供極為豐富的內容。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調查研究中進行資料與記憶提供的報導人仍是以男性為主。甚且在後續年代（即便是進入了當代）有繼續前來港口部落進行各面像之調查研究者，也還是以男性角度與男性報導人居多，身為少數民族裡的婦女同胞相形之下顯得更為無聲而弱勢。

婦女的記憶，或許總是瑣碎片段而柔弱感性，無法如男性般理性且剛強的將家庭生活排除在事業與理想之外，但是她（們）的故事（herstory），不同於他（們）的故事（history），在歷史文化的既可廣大的視野又可微觀的角度下，猶如口述歷史的實現，正在世界不同的族群層面、工作場域與社群角落進行著，這種跨領域且兼具親切與同理心的調查與研究方法，是符合當代與全球化世界所需要的，既能補充原有之不足，也帶動學術研究走向社會大眾，走出象牙塔，走進與我們同為人類的，沒有分別的同一條路上。

二. 緣起：

阿美族的社會組織狀態在一般人的認知領域裡，母系社會的概念與年齡階級組織制度，大概是最為人知的。在進行阿美族文化資產各類別的調查研究上，尤其是在港口部落，不知是否因年齡階級組織制度即使面臨外在大環境的影響仍能屹立不搖而特別顯得珍貴，或是調查研究者皆受漢民族父系社會以男性為主為貴的根深柢固影響，曾經在港口部落進行過的調查研究，幾乎也多以男性方面的組織制度、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也就是因年齡階級組織制度而延伸出來的各面向生活活動，譬如：祭典儀式、音樂舞蹈、狩獵魚撈、建築蓋屋等等為調查研究主體，甚且在受訪者的性別上也多以男性受訪者的口述報告為紀錄來源。相較之下，以女性為出發為研究的，似乎很貧乏。而這似乎也有愧於阿美族是母系社會的印象了。

再說女性的「母系社會」一詞，即使認為用「母系氏族」或「母系親族組織與制度」（引用自阮昌銳著「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一書）這樣的說法，更符合港口部落從清朝到日據到民國到現在，一直在轉變中的「母系社會」的內涵與價值，這也無論如何都是研究者都是男性說了算的，到底身為主角的婦女同胞們又是怎麼看待與敘述這些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與行為呢？

歷史，不論是文字書寫或是口語敘述，其實都不應該只是「他的故事」（history），「他的故事」或許宏大、理想、輝煌、戰況永遠激烈，足以扭轉一個民族的生與死，但是進入生活與家庭瑣碎細節的實際層面裡來聽「她的故事」，並由「她們」來說說「他們」的故事，是不是能別有一番趣味，也許也才能真正探看出歷史裡的人物、事件的另面價值。

因此，我們嘗試從部落婦女的角度，從女性生命狀態的轉變，從母系親族組織與制度來敘述她們自己與她們一輩子生活所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相信必能豐厚港口部落已經有的「文字歷史」，並提供另類事實呈現與觀看的角度與可能。



插秧時節的美麗水稻田與互助合作的傳統阿美族母系社會

三. 計畫內容與期程：

(一) 原申請案

本計畫案原申請於九十八年度第二期，計畫執行期程為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止，計畫訪談對象以六十歲到九十歲以上居住於部落的婦女為主要的訪談對象，並著重家族與氏族的平均分配，每一個十歲為一個階段挑選一至兩名(六十歲至六十九歲挑選一至兩名婦女，於此類推)進行訪談，並視實際情況需要增加或刪減訪談人數與個別次數。

計畫訪談內容包括：第一，除基本資料的建置外，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族與氏族等關係脈絡的建置也是重點。第二，著重對原生家庭、成長背景、過程與環境、家庭婚姻、社經活動、人際往來等不同面向與關係的敘述中，細細追索出由婦女角度說出的部落近代歷史的文化與生活的變遷，以及家庭組織與部落組織互為影響的互相改變。第三，企圖追索出由女性承傳的文化脈絡，譬如巫師、祈雨、製陶、釀酒、織布等記憶與技藝的傳承與內涵。第四，除了記錄婦女對部落對家這樣一個小世界的過去與現在的敘述之外，也希望記錄到她們對自己、對部落與部落之外世界的未來的看法、期待與想望。

實施期程如以下表格所示：

作業期程 2009 年 11 月 - 2010 年 10 月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前置作業(資料收集、工作人員與受訪人員時間安排與器具之準備)	○											
第一階段田野(人物訪談、地點踏查、事件記錄等等，並從中細細追索以進行部落文化、歷史環境與族人生命生活的變遷)		○	○	○	○	○						
第一階段圖文影音整理							○	○				
第二階段田野(針對第一階段田野進行加深加廣與再次求證的追溯與調查)								○	○	○		
第二階段圖文影音整理										○	○	
文本與數位圖文影音彙集整理與結案報告											○	○

(二) 新申請案

原計畫案在執行將近半年後，因為計畫案主要執行人員在長時間工作壓力下導致身心狀態欠佳，出現無法按期程進行調查與研究的狀況，期間與其他相關工作人員協調溝通雖仍能勉力為之，但為顧及調查研究的品質，雖從國藝會相關類

別的負責人員處得知有延期的可能，仍決定暫時放棄計畫案的執行。在專心調養身體的同時，也暗自期許計畫著待身心狀態康復後，仍是要繼續完成未完成的調查與研究。

歷時將近兩年多的身心調養，計畫案執行人員於二〇一二年一月重新提出此年度第一期申請，且慶幸能再次獲得補助，得以繼續進行未完成的部分。

重新申請回來的計畫案也因諸多主客觀因素的改變，做了如下調整與變動：第一，因為原申請單位之人事組織與結構的改變，新申請案改為由個人提出申請，以利計畫案的繼續實行。第二，計畫案的實施內容部分並未做更動，但也針對先前已進行的部分而有所心得與感想的進行了些微的修正與調整。修正與調整的部分為訪談對象的擴大，原本以六十至九十歲的婦女為主，但擴大為以六十年次以上居住在部落的婦女為主要訪談對象。做此修正的原因，一方面是擴大訪談層面，才能從比較長的時間軸與比較寬的空間軸，同時能從更加多元的角度，看出部落近代文化與生活上的發展，是如何受著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結構上的變遷，而不是只著重在有限的年齡層面上進行較特定且狹隘的訪談；另一方面則是有利於訪談者對部落變遷的掌握，畢竟從相仿的、較接近的年齡層面開始進行訪談，讓不具有相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調查研究人員（雖然居住生活於此也有十七年的時間），比較能進入狀況，感同身受地體會相同的處境，而能在往上做更年長的年齡層面的訪談時，能擁有一定的對時事物的背景了解。第三，也因先前已完成的部分，新計畫案的實行期程與進度調整如以下表格所示：

作業期程 2012 年 05 月－2012 年 10 月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階段六十年次以上部落婦女訪談、地點踏查、事件記錄，從中追索出部落文化、歷史環境與族人生命生活的變遷	○	○	○	○		
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田野進行加深加廣的求證與追溯					○	○
文本與日誌圖文影音彙集整理與結案報告						○

另外要特別說明的是，預計參與本計畫的調查研究與翻譯人員皆由部落婦女與女性青年負責執行，我們相信文化承傳是必須從任何一個可能點切入，實際經歷，親身參與，回饋與影響也必能更直接紮實。

四. 研究方法

(一) 文獻研讀

若拿文字書寫與口語敘述做一比較：文字記錄下來了便比較不用擔心隨時間衰退；口語敘述則隨時間環境、隨口述人物的性格不同，而會有不同的敘述方法與敘述內容，且因時代背景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口述形式的產生與可能，也愈來愈少，愈來愈沒有機會，甚且有在地方區域上消失的可能。相較之下，文字書寫的方式對沒有文字的民族來說，似乎是更形重要與需要的。

因此，研讀曾經進入部落做過調查研究的專業人員留下的各面向的資料，不僅可以作為行前的準備，或作為訪談後獲得資料的比較對照，還可以觀看到所謂口述資料變為文字資料後的時代差異，與因為採訪人及受訪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風貌，且有助於文獻資料可以回饋口述資料的可能，因為口述者會因為看到文獻資料而增減其口述的內容，或者調查研究與撰寫者會因為閱讀了文獻資料而提供了加深瞭解或反思、或印證或對照出更豐富內容的機會與可能。

所以，雖說此計畫案的調查研究方向是以口述為主，但文獻的蒐羅與研讀，仍為相當需要。

(二) 田野調查

由於有關港口部落的史料有限，如果要由純粹的史料與文獻來研究，實有所不能，實際上也欠缺周全，因此田野的工作相形之下顯得非常重要。

田野的工作可分為實地實物的考察與探訪，以及人物的訪談與口述。實地實物的考察與探訪是以報導人口述出來的環境、地理位置、器具或物品為對象進行走訪或記錄；人物的訪談與口述，則是以計畫中主要的女性各年齡層為訪談對象，針對計畫方向進行訪談與紀錄調查。此外，根據生活經驗與人際關係，從女性角度觀察與紀錄部落內重要祭典活動與社會文化的重要性，以瞭解部落女性對文化意義的自我認同與詮釋。



和善溫柔的部落婦女，坐在自家門前



笑開懷的部落婦女在
自家菜園前



滿頭銀絲的部落婦
女坐在自家門前



與先生合照於自
家門前的部落婦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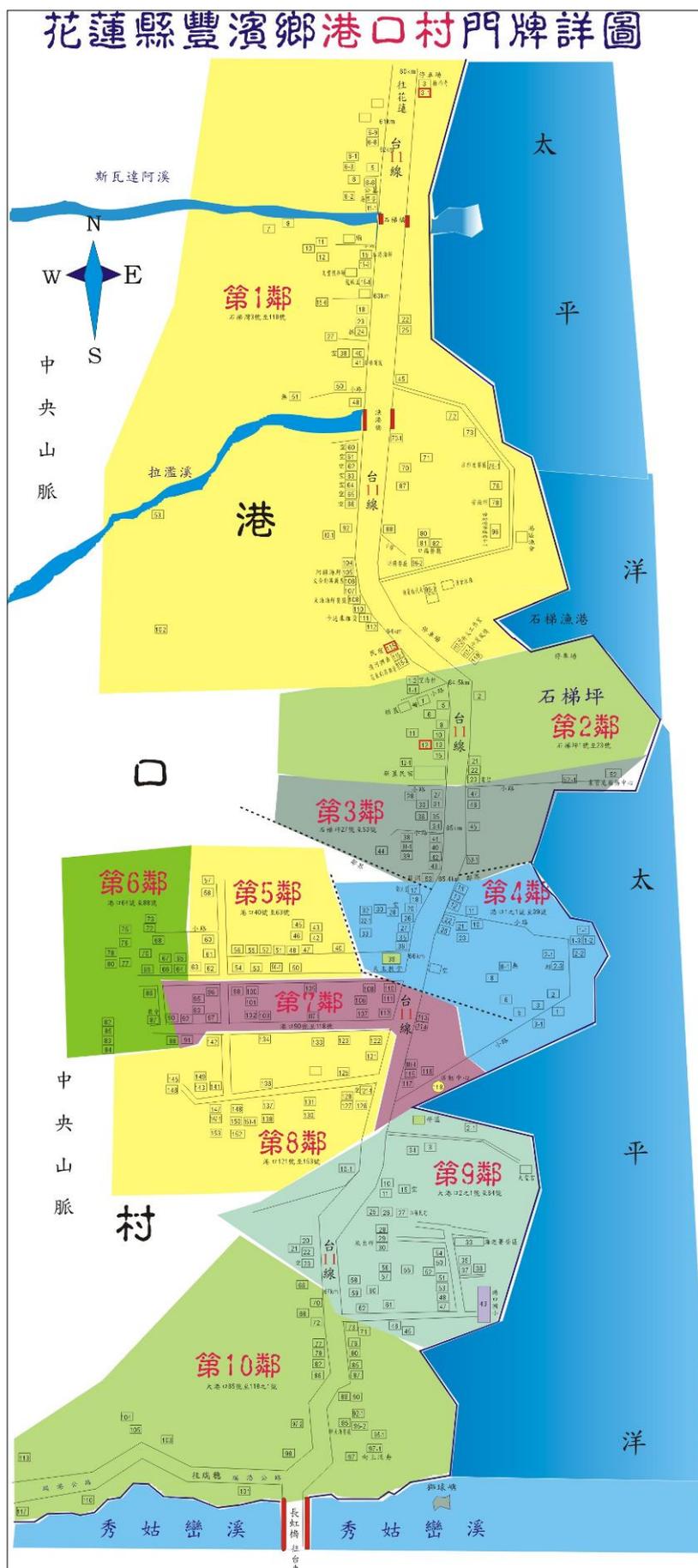


走在精神山腳下，工作完畢準備回家的部落婦女



在自家門前碾米工作的婦女

五. 調查地點



花蓮港口阿美族部落，位於花蓮縣豐濱鄉，其地理位置位處於台灣東海岸的狹長地帶，整個港口部落從南到北包括大港口、港口、石梯坪與石梯灣四個聚落。

依據陳有貝一九九一年的敘述，「大港口為距離海岸六百公尺的秀姑巒溪出海口北側的河海階地，港口為距離海岸五百公尺的臨海階地、小山背風面，石梯坪為距離海岸一百公尺的臨海階地，石梯灣則是距離海岸八十公尺的臨海階地，其中以港口海拔二十五到四十五公尺最高」。港口部落因此可說是一個依山傍水又受海洋滋潤的小部落，古稱為 **Cepo'**。

追溯文獻上最早出現阿美族人的社群分類是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後來陸續有日本和國內學者等人分別提出看法。國內學者主要是以地理區域和部落遷徙，自北至南將阿族人分為「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卑南阿美」、「恆春阿美」五大群。在台灣人類學的學術分類上，花蓮港口部落屬於「海岸阿美」，被指稱為海岸阿美族人。

雖說學術上的分類，或許是為了調查研究上觀察分析與綜合整理的方便，因為阿美族人居住範圍確實分散而廣大，不僅橫跨台灣東邊的花蓮縣與台東縣的縱谷山線，更從北往南由花蓮縣長達一百七十五公里的海岸線，繼續往南橫跨台東縣長達一百七十六公里與屏東縣長達一百三十六公里的海岸線上，都有阿美族人居住的足跡，但事實上，不論居住於南邊或北邊，山邊或溪邊，海邊或其他任何角落的阿美族人皆稱自己與自己的語言為 **Pangcah**，只在相對指稱對方的居住地理位置與環境時，才用 **Amis** 居住在北方的族人，與 **Dimor** 居住在南方的族人，作為居住區域上的分別與人際上的溝通。這種一統於一個共同血緣的名稱— **Pangcah**，但為現實上的分別與聯繫而做的區別—北方的族人 **Amis** 與南方的族人 **Dimor**，實際上更融入與接近族人的價值觀與天性。

港口部落的傳統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有許多精神價值是潛移默化的保留在當代族人的心中，譬如對 **Misa Cepo'**（海祭，每年的五月初舉行）與 **Ilisin**（一年一度對海洋與天地祖靈舉行的祭典儀式）的重視、對年齡階級組織的強調、對舉行各種形式的聚會（氏族的、家族的、共組家庭的、迎接新生命的與安慰死者的，等等）的要求。生活方式仍可見到族人（不僅是可見到年長的，也可見到年輕的）依循古法進行食物採集，但也相當程度的依著經濟能力的許可，將現代科技運用在農耕與魚撈上。而文化產業、生態觀光與藝術創作是近幾年部落青年嘗試發展的新契機。

港口部落如同大多數其他族群的部落，長久以來，因為宗教信仰的衝突、權力結構的改變、國家權力的介入，不論在對內或對外的事務處理與觀念調整的運作，都愈來愈無法有一個真正以「部落價值」為出發點的權衡考量，也或許，眼前這樣處於妥協與折衝的、既學習接受也從中學習抗拒與轉變的部落現況，就是所謂「當代的部落價值」，畢竟，所謂的「現代」仍在往前繼續邁進與改變中；而所謂的「傳統與古老」，也從未是真正的「傳統」與「古老」，因為所有在當時人們生活行為中展現出來的，都無法避免的必須加入當時狀態的元素與情境，也面臨著當時狀態真實性的挑戰，而一直有新的、被選擇加入的，進到所謂的傳統

與古老裡。想要在部落與外面世界，找到一個既平等而正向的溝通機制與管道，或者是模式，都不是說形成就能形成，然後即可既定又不變、可以永遠執行下去，而事實上必須是在緩慢且真實血淋的生活挑戰中，慢慢調整、慢慢形成。加入一點新的同時，或許必須改變一點古老的；失去一點舊有的同時，也創造了一點新鮮多元的。

無論如何，不管在外人的眼中，接受新事物的同時是否會喪失丟去了些什麼古老的，也不管外人如何用過度浪漫或嚴苛的角度與心態來看待部落的轉變，我們所真正關心與期待的是，在現代工商社會過度消費的經濟，與觀光強勢的引導與影響下，如何讓部落曾經擁有的生命活力重新再現，如何讓曾經身為 Cepo' 族人的自信驕傲與寬厚圓融重新擁有，才是我們真正希望的。

當然，也也許，所有期待與失落的，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個夢的過程。從沒有開始，也從沒有結束。我們都只是在過程中，只能靜靜的觀看一切的來去，最後，無得也無失。



從空中看秀姑巒溪出海口、吉浦巒島與溪南岸的靜浦、溪北岸的大港口與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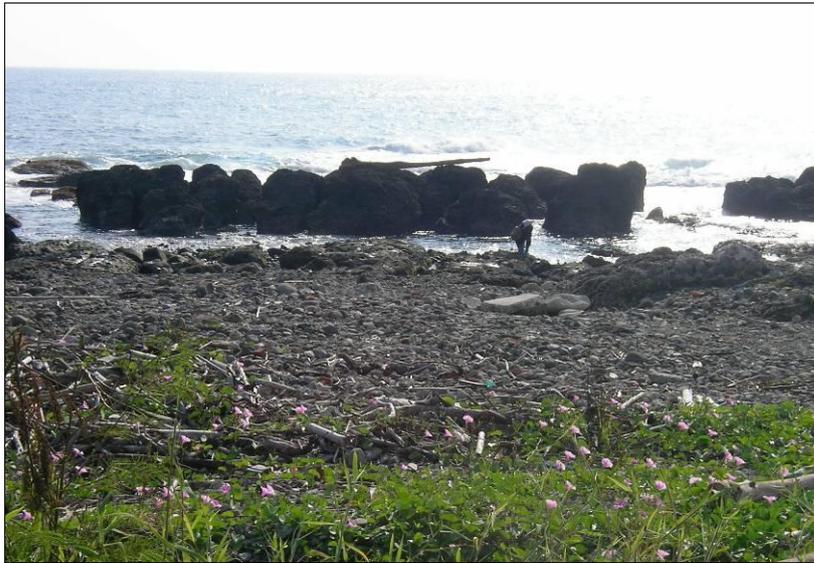
石梯灣裡的石梯漁港有許多部落族人的大型筏與漁船



族人於石梯港自製大型的塑膠筏漁船



潛水用魚槍射魚也是族人經常使用的抓魚方法



港口部落下方礁岩岸邊
直至今日仍是婦女喜愛
拿取海菜貝類做為當天
新鮮食物的來源



不只女性，炎熱的夏
季，男性也會加入在退
潮的石梯坪岸邊拿取
貝類或海菜



直接在石梯坪海邊野餐 Pakelang，吃海裡
新鮮的食物，是族人的最愛

六. 報告之整理與撰寫

調查報告內資料的呈現，除了以國字書寫，用羅馬拼音的 **Pangcah** 語也是書寫的文字之一，另有圖片、表格、地圖與手繪圖稿，也是呈現的方式。

文字來源，最珍貴的部分是來自部落五大氏族不同年齡層的婦女的訪談。**Pangcah** 語的部分，經過口譯或以國字書寫，或以羅馬拼音方式書寫，皆是不得不的方便之法，但事實上是常常無法精準、細膩的傳達出 **Pangcah** 語言本身的精緻微妙之處。但為了方便閱讀與親近讀者的可能，用大家都能接受的國字翻譯與書寫，也確實是必須與需要的。

前人做過的調查報告與著述，相關的部分經過對照印證亦被採納作為訪談不足之處的補充。撰寫者本人，作為執行人員之一，自身進行的觀察研究與調查記錄亦是可能的內容來源。此外，關心此計畫案的朋友與我們進行的對談、溝通與建議等等，亦在思考反省與整理記錄之後，成為有用的文字資料。

相片的部分，有來自執行團隊的現場紀錄，有來自翻拍或掃描前人的調查報告與著述，後面這一部份多作為與當代現況的印證，比對或作為體驗與揣想古老情境的依據。

手繪圖稿的部分，由執行團隊進行日常觀察與紀錄時所做的一般性圖稿繪製，皆是為了快速反應與留下一定的紀錄以供日後做翔實整理所用或所參考。

表格的部分，大部分是為了讓某些繁複的文字性資料經由表格的整理與設計之後，能變得較容易與閱讀進行分析比對。小部分表格來自鄉鎮公所的人口記錄，以及前人之調查報告與著述內相關的資料等等。

地圖的部分，則是為了明顯表示位置或區域等相關說明，而由執行單位自行繪製，或是自鄉鎮公所的電腦圖檔內印製出來。

另外，負責做最後文字整理與撰寫的筆者，經常會在比較理性的紀錄書寫之後，若是碰到有所感想與心得的地方，或是在整理過程中因為看了其他相關文字的研究而有所感觸時，都會不得不的直接在下一段的文字上，進行個人的思考或反省。筆者知道這在所謂專業的學術研究或報告上是相當不妥的，但筆者也私下認為，或許這些才是做為一個觀察與敘述者最忠實與誠懇的紀錄。還盼有興趣的閱讀者在看到諸如此類的文字時，能用一顆同理與感受的心，共同分享。

最後，調查報告的整理與撰寫，雖是由計畫申請人負責執行，但在這裡仍須再次強調的是，**Pangcah** 語本身的說出口，其實也是另一種型式的書寫，只不過是書寫在每個人必須呼吸吐氣的空氣裡，書寫在每個聽者感動的心中。當然，還是必須趨於事實上的需要，用筆將語言記錄在紙上。因此，若讀者經由閱讀文字而感受到任何深刻的體驗，那精妙絕倫的部分也絕絕對對是屬於口語敘述者本身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